

金剛經的智言慧語—學佛當審時機。機是根機，機緣也  
(第五五二集) 1995/5 新加坡佛教居士林 (節錄自  
金剛般若研習報告09-023-0048集) 檔名：29-513-0552

【學佛當審時機。機是根機，機緣也。所謂時者，如南北朝時，北魏南梁，無不大弘佛法，講席極盛，然不無取著文字相。故達摩東來，乃不立文字，直指人心，正對時病。】

這一段很要緊，這就是講弘法一定要懂得觀機。一般說到觀機，總不外乎三樁事情：第一個是人，為哪些人講；第二個是處所，在什麼地方講；第三個是時間，什麼時候講；這是三番審機。如果是對了機，就是我們佛法講的契機，契機、契理，這才是佛說的。所以佛的經叫做契經，上契諸佛所證之理，下契眾生可度之機。為什麼要觀機？觀機的作用在哪裡？這一段說得很清楚。根機是講人，就是對哪一類的根機人，應當要說什麼法。佛陀滅度之後，留下來這麼多的經論，法師講經就好像替眾生治病一樣；當然法師沒有佛的本領，佛觀機說法那是決定不會錯誤，法師總得要小心謹慎，觀察眾生的根機，為眾生選擇一個法門，這樣子能令一切眾生得利益。這裡面還有一個緣，眾生根機要了解，緣也很重要，緣不成熟也沒有辦法，因緣成熟。像我們這邊有這麼一個道場，這是緣，又有這麼多熱心於佛法的同修們，他們發心禮請，他們發心邀約大眾共同來參學，這都是緣分。大的環境，這個地區安和樂利，就是社會安定、人民富足，是一個大乘佛法弘揚很理想的大環境。

其次是「時」，這個時節因緣也非常重要；時是講時間。這裡舉出一個例子，像中國古代南北朝時代，南朝梁大家都曉得梁武帝，梁的都城在南京，南京是六朝古都，宋、齊、梁、陳都在南京建都。北方有魏，拓跋珪建立的，我們叫胡人，當時那個時候叫外國

人，在北方建立的一個王朝。這兩位國王都是虔誠的佛教徒，禮請大德法師弘法利生，講經道場很多，講的人也很多，佛法非常興盛，講席極盛。可是這裡面有一個遺憾，就是講經的大德很多都著相，「然不無取著文字相」，他著相，著相講的是文字，與心性不相干了。諸位必須要知道，大乘佛法的精華是在明心見性，明心見性決不是只有禪宗才講，所有大乘佛法都是以「明心見性」為中心。在教下雖然不用這個名詞，它用另外一個名詞叫「大開圓解」，大開圓解就是明心見性；像淨土宗裡面又換一個名詞，叫「理一心不亂」。境界完全相同，只是每一個宗派說的名相不一樣而已，都是以見性為中心，若不見性，那就不是大乘。講席裡面都著相，著相就變成什麼？修福。

南朝梁武帝，這是大家都很熟悉的，在佛教史裡面他有很高的知名度，大概與《梁皇寶懺》有關係，大家都拜《梁皇寶懺》，拜《梁皇寶懺》一定會提到梁武帝。梁武帝如何？著相修福。他是這麼一個個性，我們可以連帶想得到，當時弘法的那些法師，多數也是著相修福，跟梁武帝交情才套得攏。達摩祖師一來，他要搞明心見性，這兩個人談得不投機，不歡而散，梁武帝就不護他的法。所以達摩到中國來，看到中國大乘佛法的弘揚，都是著相修福，這個不如法；這種修學得的結果，人天福報而已，不能夠了生死出三界，不算是成就。所以他老人家來，針對這個毛病，提倡禪宗；禪宗是不立文字，你們都著文字相，完全把文字捨掉，用參究。他來的時候，禪宗參禪參究的方法用觀心，參話頭是以後，達摩來是傳的觀心，完全捨棄掉文字，這個做法是針對那個時候弘法修學人的著相毛病而施設。

我們今天看看，現前社會佛法的弘揚，毛病在哪裡？這個不能不知道，如果不知道毛病，你怎麼能夠對治毛病？一定要懂得。現

在的毛病不但是著相修福，說老實話，梁武帝那個時候是真的修福報；我們現在著相，在造業，沒修到福報。人家著相是真修福，我們著相，福也沒修到，造了業。這個時候的病，比南北朝那個時候的病深得太多，也複雜太多。現在一般學佛的人，為什麼我說他修不到福報？他是亂修、雜修。他也很精進，不能講精進，精他沒有；進，亂進、雜進，他搞這個。因此連福報都修不到，這叫真正可惜。他還在拼命幹，到處去學，一個人拜師父都要拜十幾、二十個，哪個道場都要跑，什麼法會都參加，所以修亂了、修雜了，連福都修不到。

因此我們在這個時代，一定要提倡專，印光大師給我們做了好樣子；這個法子不是我有見地，我見不到，沒有這個能力。我們看印光大師所做的，提倡專修專弘，這是對症、對治我們這個時代所犯的病痛。印老當年在世的時候，我們現在看他的《文鈔》，看他的《永思錄》，《永思錄》是後人紀念他的那些文字，都收在《印光大師全集》之中，我們看到很多感人的故事。譬如：他的學生、他的信徒，我們現在一般人講印光大師的皈依徒弟，其實你要這個說法，印光大師並不承認；他在講三皈依的時候說得很清楚，這個文字留下來我們看到。他說你們發心來皈依，我只是代表僧團傳授三皈給你，你們是皈依三寶，不是皈依我一個人，他都交代得很清楚、很明白。接受他老人家傳授三皈依的這些弟子們，幾乎統統都有成就，這是對老法師有恭敬心，聽老法師的教誨。有時候到山上，老法師晚年住在蘇州靈巖山，到山上去看看老法師。老法師看到這個人來了，把他叫在面前罵他一頓，「你來幹什麼，為什麼不在家裡好好的念佛？」他說：我來看看師父。「師父你過去看過了，還有什麼好看的！」罵回去。浪費精神，跑這麼遠的路，到寺廟又要供養，浪費錢財，錢不是好賺的，罵回去。這種道風，針對現前

佛法裡頭的流弊。

他老人家讚歎《西方確指》，而且給它寫了一篇序文，《西方確指》是扶鸞扶出來的。老法師說扶鸞扶出來的，只有這一篇東西是真的，其他的不可靠。《西方確指》確確實實純粹勸人念佛，教導大家道場要重實質不重形式，要求真正成就。覺明妙行菩薩的道場總共只有十二個人，何必要很多人，人多了就複雜。道場看起來很興旺、很熱鬧，將來一個都不能成就，統統搞六道輪迴，這不是佛菩薩建立道場的意思。反過來看覺明妙行菩薩那十二個人，十二個人統統往生，這叫大圓滿，這是真實道場。所以何必要人多？人多了，供養多、收入多、道場財富多，錢一多了就作怪，爭名奪利。道場沒有錢，常常飯都沒得吃，人心都在道上，都知道修行；道場收入一多，心都變了，道心沒有了，那個道變成偷盜的盜，變成那個盜心，那個麻煩大了。

所以道場最好不要要求收入，至少不去動腦筋去找錢、找人來，這個人才有道，這個道場才有道。人家自動供養來的這個可以，絕對不去想盡方法去拉人、勸人，不幹這個事情。縱然今天我們有不少同修在做好事，流通錄音帶、錄影帶、經書，需要錢，有錢就做，沒錢不做，這個才自在。我在台北兩個道場，圖書館韓館長負責，管理這個道場；佛陀教育基金會總幹事簡豐文居士，負責那個道場。我教他們，我們只擺個功德箱，其他的什麼都沒有；這個月錢多，多做；少，少做；沒，不做，最好！我們自己多悠閒、多自在。不可以去找事，找事是攀緣，你的心已經不清淨了，你做的那一點好事，就跟南北朝這個時代，你是修福，錯了！怎麼可以去拉信徒，怎麼可以想辦法去找錢？萬萬不可以。要知道修這麼一點福，把這一生你清淨心失掉，往生西方的機會丟掉，那才叫真可惜。這個法門，彭際清居士所講的，無量劫來希有難逢，好不容易遇到

，遇到之後，用盜心，偷盜的心，不是正道，用這種心去修福，你將來得的是什麼果報？真正叫迷惑顛倒，大好因緣當面錯過。所以我們看真正祖師大德、善知識的教誨，他們做法給我們很大的啟示，寧願不做，不可以貪圖福報；貪圖福報，你怎麼能離開六道輪迴？福報尚且不貪圖，你的心自然就清淨了。

弘法利生的事情，諸位要曉得，我們只做一個增上緣而已。眾生有福，那個財富自然會來；來了，我們操心，要如何給它用出去，用得真正有功德，我們有這個責任。用得不妥當，我們就有罪過，這是要背因果的，知道因果責任這麼大，誰願意去求，不會幹這個事情。有些同修錢送來了，那沒有法子，只好替他辦事；我不想他送來，他不送來，好！不送來，我沒事。自古以來祖師大德、善知識，不但這樣教我們，他們本身一生所做的，你仔細去觀察，就是這樣的。所以針對時病，這個佛法才能夠利益眾生。